

書經集注

0712
466
10



仁12
466
卷10

書經集註卷之十

畢命

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此其冊命也。
 今文無古文有。○唐孔氏曰漢律歷志云康
 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一年六月庚午肫王
 命作冊書豐刑此偽作者傳聞舊註得其年
 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
 刑之言何
 所道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朔越三日壬申王
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
保釐東郊

康王之十一年也。畢公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
文王廟命成周下都也。保安釐理也。保釐即下
文旌別必列及淑慝之謂蓋一代之治體一篇之
宗要也。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
天下用克受殷命

畢公代周公為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
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慇殷頑民遷
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

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十一年曰紀父子曰世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安定國家謹愆頑民遷于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今四方無可責度之事而予一人以寧言化之之難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滅厥滅民罔攸勸

有升有降猶言有隆有污也周公當世道方降之時至君陳畢公之世則將升於大猷矣為政者因俗變革故周公愆殷而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

中皆由俗為政者當今之政旌別淑慝之時也苟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彌亮四世正色率下

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

仰成

懋盛大之義予懋乃德之懋小物猶言細行也言畢公既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朝著列位有常處若大若小罔

後小子復何為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康王將
不祇服師訓休嘉之績甚多於先王之時矣今我
前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叙其德業之盛而歸美之
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與公以周公之事

往哉

今我敬命公以周公化訓頑民之事公其往哉言
非周公所為不
敢屈公以行也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

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

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淑善。癉惡。癉病也。旌善。別惡。成周今日由俗革之
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門閭之類。顯
其為善者而病其為不善者。以樹立為善者風聲
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旌淑也。其不率訓
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

禮記曰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即其法也使能畏為惡之禍而慕為善之福所謂別慝也圻與畿同郊圻之制昔固規畫矣曰申云者申明之也封域之險昔固有守矣曰謹云者戒嚴之也疆域障塞歲以則易音異湮音因世平則易玩時緝而屢省悉井之乃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恭商俗靡靡

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對暫之謂恒對常之謂異趣去聲完具而已之謂體

衆體所會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末好異之事凡論治體者皆然而商俗則尤為對病之藥也蘇氏曰張釋之諫漢文帝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棘疾苛音急也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以齋音色夫曰辨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曰辨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則康王以告畢公者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湯陵德實

書經集言 卷十 五
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音洛。恭養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亂天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流也。康王將言。殷士怙後。滅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之。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後滅義。服夷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呂氏曰。殷士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為消長。故怙後必至。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侈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耻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侈。百和並見。現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甚難也。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

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資財也。資富。而能訓。則

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
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
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為訓是乃天下
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為之說
蓋善無徵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為訓于何以為訓
乎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

不柔厥德七脩

是時四方無虞矣最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

足慮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
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且哉不
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釐之不剛不柔其德信乎
其脩矣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

克成厥終二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

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

鷹多福。

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此曰成者預期之也。三后所治者洛邑而施及四夷玉畿四方之本也。吳氏曰道者致治之道也。始之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皆能即其行事觀其用心而有以濟之若出於一時告成於一人謂之協心如此。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

聞子孫訓其成式惟又

建立訓順式法也。成周指下都而言。呂氏曰畢公四世元老豈區區以後世名者而勲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事業乃尊敬之至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

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蘇氏曰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為者也曰民寡

者易音異其事以為不足為者也。前政周公君陳也。

君牙

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

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為常，畫日月於旌。

旗也。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

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

涉于春冰。

緒，統緒也。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畏其陷。言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績乃舊服，無忝

祖考

警脊也。舊服忠貞服勞之事。忝辱也。欲君牙以其祖考事先王者而事我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

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

辨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自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

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

寧

初大也。暑雨初寒。小民怨次。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者。嘆小民之誠為艱難也。思念其難以圖其易。民乃安也。艱者。饑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教養之職。此又告君牙以養民之難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干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丕大謨。謀烈功也。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烈。各指其實。而言之。咸以正者。無一事不出於正。咸罔缺者。無一事不致其周密。若順對答。配匹也。前人。君牙祖父。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

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

又。

先正。君牙祖父也。君牙由祖父舊職。而是法之民。

之治亂在此而已。法則治，否則亂也。循汝祖父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父，復申戒其守家法以終之。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為言。曰：續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曰：率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康王時芮伯為司徒，君牙豈其後耶。

罔命

穆王命伯罔為太僕正。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呂氏曰：陪僕誓。御之臣。後世視

罔下書長滿從口非也

為賤品而不之擇者，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自周公作立政而嘆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大司徒畧等，其知本哉。

王若曰：伯罔，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不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伯冏臣名。穆王言我不能于德。繼前人居大君之位。恐懼危厲。中夜以興。思所以免其咎過。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

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

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

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侍給侍左右者。御車御之官。僕從。太僕群僕凡從。

王者承承順之謂弼。正救之謂輔。文武之君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固無待於侍御僕從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上人。則承順正救亦豈小補哉。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

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

烈。

無良言其質之不善也。匡輔助也。繩直糾正也。非

心非僻之心也。先烈文武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脩不逮。

大正太僕正也。周禮太僕掌六馬。下大夫也。群僕謂祭僕。隸僕戎僕齊僕。則皆僕之類。穆王欲伯冏正其群僕。侍御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脩其所不及。或曰周禮下大夫不得為正。漢孔氏以為太御中大夫蓋周禮太御最長。下又有群僕。與此所謂正于群僕者。公且與吾同車。最為親近也。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

吉士。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外飾而無質實者也。便者順人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夫側者姦邪媚者諛悅。小人也。吉士君子也。言當謹擇汝之僚。佐無任小人。而惟用君子也。又按此言。謹簡乃僚。則成周之時。凡為官長者。皆得自舉。其屬不特辟除府史胥徒而已。

僕臣王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
惟臣不德惟臣

自聖自以為聖也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重如
此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為昏為虐為侈為
縱鳥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為室穆王獨以
是敵之者蓋小人之盡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傲
然自聖則謂人莫已若而欲言莫之遠然後法
家拂十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
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侈縱皆其

左襄十九年者
淺之為人又
孔叢子巡狩篇
云不學

枝葉而不廷論也

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

王之典

汝無比近小人充我耳目之官導君上以非先王
之典蓋穆王自量其執德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
而蕩其
心也

非人其吉惟貨其士是時厥官惟爾大

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戒其以貨賄任群僕也言不干其人之善而惟以貨賄為善則是獲厥官汝大不能敬其君而我亦汝罪矣

王曰嗚呼欽哉采弼乃后于藝憲

尋憲常法也呂氏曰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輔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遺其後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

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擇捨之無常可惧哉

呂刑

呂侯為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史錄為篇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然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討羌食不繼建為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扶殺入及盜之

罪而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圓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歛民財夫子錄之蓋以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爾又按書傳去聲引此多稱甫刑史記作甫侯言於王作脩刑辟呂後為甫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

方

惟呂命與惟說命語意同先此以見音訓刑為呂侯之言也耄老而昏亂之稱荒忽也孟子曰從獸無厭平聲謂之荒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跡遍于天下故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亦以見贖刑為穆王耄荒所訓耳蘇氏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荒當屬音下句亦通然耄亦敗之之辭也

王曰若古有訓無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

民罔不寇賊鴟義鴟義罔不奪攘矯虔奪攘

言鴻荒之世渾厚敦龐。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驪羽重交。延及平民。無不為寇。為賊。鴟義者。以鴟張跋扈為義。矯虔者。矯詐虔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剕。越茲麗刑。

并制罔差有辭。

政虐詩疏曰。山樵自怨。後人之貌。劉殺也。

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名之曰法。以殺戮無辜。爰始過為劓剕。鼻則耳。極竅黥面之法。於麗法者。必刑之。并制無罪不復。以曲直之辭。為差別。皆刑之也。

民興昏漸。浪浪。焚殺。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

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浪浪昏也。焚殺亂也。民相漸染。為昏。為亂。無復誠。

疏衍馨香德刑

書經集注

卷十

表記引德威惟
畏德明惟明繼
之曰非虞帝其
孰能如是乎則
皇帝為舜明矣

信相與友覆誼盟而已。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各
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德而刑戮發聞
莫非腥穢。呂氏曰：形於聲嗟窮之友也。動於氣臭
惡之誅也。馨香陽也。腥穢陰也。故德為馨香而刑
發腥穢也。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

民無世在下。

皇帝舜也。以書考之。治苗民。命伯夷禹稷臯陶。皆
舜之事。報苗之虐。以我之威。絕滅也。謂竄與分北

之類。遏絕之。使無繼世在下國。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

在下。明明。棗常。鯀。寡。無蓋。

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羲黎。即和也。呂氏

曰：治世公道昭明。為善得福。為惡得禍。民曉然知
其所由。則不求之渺茫冥昧之間。當三由昏虐。民
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
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
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

心首命重黎脩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
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分音限絕地天之通嚴
幽明之分分音君黜蒿妖誕之說舉皆屏音息群后
及在下之群臣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民卒喜而
得福惡而得禍雖鰥寡之微亦無有蓋蔽而不得
自伸者也○按國語曰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
神雜揉家為巫史民瀆齊盟禍災疔臻顛項受之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
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
後不忘舊者
使復典之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

德明惟明

清問虛心而問也。有辭音辭苗之過也。苗以虐為威，以察為明。帝反其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畏，以德明而天下無不明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

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恤功致憂民之功也。典禮也。伯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邪妄。蘇氏曰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伯夷降典以正民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播種以厚民生。三后成功而致民之殷盛富庶也。
吳氏曰二典不載有兩刑官蓋傳聞之謬也。愚意臯陶未為刑官之時豈伯夷實蕙之歟。下文又言伯夷播刑之迪不應如此謬誤。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命臯陶為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教以祗德也。○吳氏曰臯陶不與音預下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為輕。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與蓋吝之也是後世非獨人臣以刑官為輕人君亦以為輕矣。觀舜之稱臯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俾予從欲以洽四方風動性乃之休其所繫乃如此是可輕哉。
呂氏曰呂刑一篇以刑為主故歷叙本末而歸之於臯陶之刑勢不得與伯夷禹稷雜稱言固有賓主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
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斐羹

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輝光發越而四達也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感動盪為善而不能自已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使無過不及之差絜乂于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已罔有擇言

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訖盡也威權勢也富賄賂也當時典獄之官非惟得盡法於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言不為威屈不為利誘也敬已心之至無有擇言在身太公至止純乎天德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則天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對天之辭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而至於與天為一者如此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

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由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司政典獄。漢孔氏曰。諸侯也。為諸侯主刑獄而言。

非爾諸侯為天牧養斯民乎。為天牧民。則今爾何所監懲。所當監者。非伯夷乎。所當懲者。非有苗乎。伯夷布刑以啓迪斯民。捨臯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之論也。麗。附也。苗民不察於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吉人。俾觀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亂虐無罪。上帝不蠲貨。而降罰于苗。苗民無所辭其罰。而遂殄滅之也。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

書經集注 卷十 二十一

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動天齊于民俾我一

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

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

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求

此告同姓諸侯也格至也參錯訊鞠極天下之勞者莫若獄苟有毫髮怠心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罔不由慰日勤者爾所用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

蘇軾曰庶以裕天命

呂祖謙曰慰者非得其情而喜蓋以不犯其職自慰也

○欽定曰蘇軾薛季宣曰以裕命為裕天之命不作至字解與下文敬逆天命句相應

故職舉而刑當去聲也爾罔或戒不動者刑罰之用

一成而不可變者也苟頃刻之不動則刑罰失中

雖深戒之而已施者亦無及矣戒固善心也而用

刑豈可以或戒也哉且刑獄非所持以為治也天

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為一日之用而已非終即康

誥大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即康誥小

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宥者惟終即康誥小

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以承我

人畏威古通用威辟之也休宥之也我雖以為辟

爾惟勿廢我雖以之為宥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

用以成剴柔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

安寧之福其永久而不替矣。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咨爾祥刑在公爾安

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夫刑凶器也而謂之祥者
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及逮也漢世詔
獄所逮有至數萬人者竊度其所當逮者而後可
逮之也曰何曰非問答以發其意以明三者之決
不可不
盡心也

蘇氏曰罪非已
造为人所累日
及秦漢同謂之
逮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于正于五刑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兩造聽民訟其備
者詞證皆在也師衆也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簡
核其實也平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
乃質于五刑也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
者也罰贖也疑於刑則質于罰也不服者辭與罰
又不應也罰之疑者也過誤也疑於罰則質于過
而宥免之也

王推曰詞如文卷
證是證佐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疵病也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請也貨賄賂也來干請也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所犯坐之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下文屢言以見其丁寧忠厚之至疵於刑罰亦然但言於五過者舉輕以見重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大威。

刑疑有赦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正于五過也簡核情實可信者衆亦惟考察其容貌周禮所謂色聽是也然聽獄以簡核為本苟無情實在所不聽上帝臨汝不敢有辜髮之不盡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

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

同札小司寇二曰
梓聽二曰色聽三
曰氣聽四曰耳聽
五曰目聽

閱實其罪官辟疑赦其罰二百。鑒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鑒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二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墨刻額而涅之也。劓割鼻也。剕足也。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六兩曰鑒。鑒音閱。視也。倍。士百錢也。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錢也。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一千五百。刑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為多。而重罪比舊為減也。比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未詳。或曰。亂辭。辭之不可聽者。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無差誤於僭亂之辭。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也。○今按。臯陶所謂罪疑惟輕者。降一等。而罪之耳。今五刑疑赦。而直罰之。以全是大辟。官剕

劓墨皆不復降等用矣。蘇氏謂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當因古制非也。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耳。夫刑莫輕於鞭扑。於鞭扑之刑而又情法猶有可議者。則是無法以治之。故使之贖。持不欲遽釋之也。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也。舜豈有是制哉。詳見篇題。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
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大康

誥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小康。誥所謂小罪非青者是也。若諸罰之輕重亦皆有權焉。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刑罰世輕世重者。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為輕重者也。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蓋有截然而不可紊。暗者矣。此兩句總結上意。

刑 罰懲非死入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
周非在古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
明啓刑書齊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
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積有弁兩
刑 罰以懲過雖非致入於死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

佞口才也非口才辨給之人可以折獄惟溫良長
上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也此言聽
獄者當釋其人也察辭于差者辭非情實終必有
差聽獄之要必於其差而察之非從惟從者察辭
不可偏生猶曰不然而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
哀敬折獄者惻怛敬畏以求其情也明啓刑書齊
占者言詳明法律而與衆占度也咸庶中正
者皆庶幾其無過忒也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
之也此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若是則獄成於下
而民信之獄輸於上而君信之其刑上備有弁兩
刑者言上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之人而犯兩事

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上之也此言讞言上獄者當備其辭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管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

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此總告之也官典獄之官也伯諸侯也族同族姓異姓也朕之於刑言且多懼况用之乎朕敬于刑者畏之至也有德惟刑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實任責作配在下可也明清以下敬刑之事也獄辭有單有兩單辭者無證之辭也聽之為尤難明者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點之汚曰明日清誠敬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

也。亂治也。獄貨。謂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猶云罪狀也。報以虜死。者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禍之命爾。此章文有未詳者。姑缺之。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

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

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此詔來世也。嗣孫。嗣世子孫也。言。今往何所監視。

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下文哲人。即所當監者。五極。五刑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蓋由五刑成得其中。所以有慶也。嘉。善師。衆也。諸侯受天子良民善衆。當監視于此。詳刑。申言以結之也。

文侯之命

幽王為太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且曰。立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為方伯。賜以秬鬯。揚弓矢。作策書命之。史錄為篇。古文古文皆有。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
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
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丕。名者尊之也。丕顯者。言其德之所成。克謹者。言其德之所修。昭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也。文武之德如此。故上帝

集厥命於文王。亦惟爾祖。父能左右昭事。其君於小大謀猷。無敢背違。故先王得安在位。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不祗。於茲。資澤于下。
民。侵我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著壽。壽俊
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
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歎而自痛傷也。閔。憐也。嗣造。天不祗者。嗣位之初。

爲天所大譴。父死國敗也。殄絕純大也。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本既先撥。故戎狄侵陵。爲我國家之害甚大。今我御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又材劣無能。其何以濟難。又言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乎。又歎息言。有能致功。予一人則可永安厥位矣。蓋悲國之無人。無有如上文先正之昭事。而先主得安在位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循扞我于艱。

若汝予嘉

顯祖文人。皆謂唐叔。即上文先正昭事厥辟者也。後罔或者壽俊。在厥服。則刑文武之道絕矣。今刑文武自文侯始。故曰肇刑文武。會者合之。而使不離絕者。繼之。而使不絕前文人。猶云前寧人。汝多所修完。扞衛我于艱難。若汝之功。我所嘉美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

馬四匹父往哉是柔遠能迺惠康小民無荒

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師衆也黑黍曰秬釀以鬯草自中尊也諸侯受錫命當星其始相故賜鬯也彤亦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武用四匹曰乘去聲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也簡者簡閱其出恤者惠恤其民都者國之都鄙也○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扶又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音踐然於其書乃旋

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去聲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去聲政宣王有志而後効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愚按史記幽王娶於申而生太子宜臼後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緡西夷大戎攻王而殺之諸侯即申侯而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平王以申侯立已為有德而忘其弑父為當誅方將以復讎討賊之衆而為成申成許之舉其志親背音背義得罪於天已甚矣何恠其委靡頽墮而不自振也哉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抑亦以示戒於天下後世而存之歟

費誓

費音地地名淮夷徐戎並起為寇魯侯征之於費誓衆故以費誓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伯禽撫封於魯夷戎妄意其未更事且乘其新造之隙而伯禽應之者其整暇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又按費誓秦誓皆侯國之事而繫於帝王書末者猶詩之錄商頌魯頌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漢孔氏曰徐戎淮夷並起寇魯伯禽為方伯帥諸侯之師以征敷而敷之使無譁諱欲其靜聽誓命蘇氏曰淮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又脅徐戎並起故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茲者猶曰往者云

善敷乃甲冑敷乃下無敢弔備乃弓矢

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賈絳元也絳完其甲冑勿使斷毀敵節氏云猶繫

也王肅云敵猶建尹當有紛繫持之弔猶至也
取內及謂成而礪磨也甲冑所以衛身考失戈
漆緇水中以堅之示所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亦其序也

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殺乃穿無敢傷

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

淫大也牯開牧也獲機檻也斂塞人也師既出牛
馬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野當塞其獲穿一或不
謹而傷開牧之牛馬則有常刑此令軍在所之居
民也舉此例之凡川梁數難濶險阻并發音內有

害於師屯者皆在矣此除道路之事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

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

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後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馬牛風逸臣妾逋亡不
得越軍壘而逐之失主雖不得逐而人得風馬牛
逃臣妾者又當敬還之我商賚多寡以賞汝如或
越逐而失在不復而攘取皆有常刑有故竊奪踰

垣墻竊人牛馬誘人臣妾者亦有常刑此嚴部伍之事

甲戌我惟征徐我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糞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甲戌用兵之期也峙儲備也糗糧食也不逮若今之之軍與淮夷徐戎並起今所攻獨徐戎者蓋量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楨榦依築之木題曰楨牆端之木也旁曰榦牆兩邊障土者也以是日征是日築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刑之非也但不至于殺爾芻糞供軍牛馬之用軍以期會芻糧為多心故皆服大刑楨榦芻糞獨言魯人者地近而致便也

秦誓

傳三十二年三十二年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明西乞白乙代鄭音襄公帥師敗秦師于殽囚其二帥穆公悔過誓告群臣史錄為篇今文古文皆有

公曰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群言之首

首之為言第一義也將舉古人之言故先發此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

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訖盡盤安也凡人盡自若是多安於徇已其責人無難惟受責於人俾如流水畧無扞格是惟難哉穆公悔前日安於自徇而不聽蹇叔之言深有味乎古人之語故舉為誓言之首也

我心之憂白日逾邁若弗云來

已然之過不可追未遷之善猶可及憂歲月之逝

若無復有來日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事也惟今之謀人

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歎詢茲黃髮則

固所愆

忌疾姑且也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非不知其為老成以其不就已而忌疾之非不知其新進姑樂其順便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然尚謀詢茲黃髮之人則庶罔有

所行蓋悔其既往之失而冀其將來之善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佗佗勇夫

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論俾君

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番番老親佗佗勇貌截截辯給貌論巧也皇遣通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既拱者我猶安幾得而有之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庶幾不欲用之勇夫我尚不欲則辯給善

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我遑暇多有之哉
良士謂襄叔勇夫謂二十師論言謂杞子先儒皆謂
穆公悔用孟明詩其誓意蓋深悔用杞子之言也

昧昧我思之如有二介臣斷斷猗無他技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
有之入之彥聖其心好之禾啻如自其口
出莫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

哉

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介獨也大學作介斷
斷誠上之貌猗語辭大學作介休休易直好善之
意容有所受也彥美士也聖通明也技才聖德也
心之所好甚於口
之所言也職主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
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

亦曰殆哉

言大學作媚忌也。違背音遠之也。達窮達之達殆。危也。蘇氏曰至哉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

邦之杞隍自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

之慶

杞隍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繫於所任一人之非國之榮安繫於所任一人之是申繳上二十章

意

書經十卷大尾

